



南子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

洪荒之花

这是一部充满女性情怀及女性悲悯意识的大散文作品，也是一组南部新疆历史名女的群体塑像。



西域风月丛书

洪荒之花

南子 著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洪荒之花/南子著. —乌鲁木齐:新疆人民出版社,
2006.5

(西域风月丛书)

ISBN 7-228-10072-7

I. 洪… II. 南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39584 号

丛书策划 陈 漠

责任编辑 陈 漠

装帧设计 王 洋

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
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
邮 编 830001
电 话 (0991)2825887 (0991)2816212
印 刷 新疆一龙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 × 1230 1/32
印 张 7.625
字 数 180 千字
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1-3 000 册
定 价 15.00 元

总 序

女性怀抱中的西域

沈 苇

读者朋友们也许会问：何谓“西域风月”？

一说起西域，人们就会想到亚洲腹地，想到丝绸之路，想到西域三十六国，也会想到多民族的共居和多元文明的荟萃，当然还会想到草原、绿洲、雪山、沙漠，想到葡萄、玫瑰、石榴、无花果……时至今日，西域仍是异域梦想、种种奇闻和壮丽风景的代名词——它是一个给人无限历史遐想的美的博览中心。

西域一词最早出现在中国史籍上是在汉代，也即张骞“凿空”西域之后。直到19世纪中叶，它才被“新疆”这一称谓取代。作为一个地理概念，西域泛指玉门关、阳关以西的广大地区。广义的西域是指古代中亚，狭义的西域就是历史上的新疆。

西域是一种地理，更是一种精神向度。弗罗斯特说：“人的个性的一半是地域性。”西域就是这样一片培养独特个性、孕育与众不同文明的宝地。

相对于西域而言，风月这一概念要复杂得多。《辞海》上

解释风月有两层含义：一是指清风明月（即美好的景色）；二是指男女情爱。人们常说“少谈风云多谈风月”，这是对风月的通俗化谈论。白居易诗云“欲将此意凭回棹，报与西湖风月知”，他所说的风月兼具自然风光和男欢女爱两个方面。在我老家浙江，杭州西湖的湖心亭有一石碑，上刻“重二”二字，相传是乾隆手迹。这二字正是去了边的“風月”——风月无边嘛。游览人间天堂的美景，再想想历史上或传说中的绝代女子：苏小小、白娘子、祝英台、花魁女……满园春色关不住，西湖的确是一个占尽无边风月的地方。

当我们将“西域”与“风月”放在一起时，人们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：西域有风月吗？如果温润的江南是滋生风月的土壤，那么西域的干旱荒芜不正是风月的不毛之地吗？它在历史上不就是一个蛮族征战、人种角逐、雄性大旗猎猎飘扬的地方吗？

的确，长期以来，有一种普遍弥漫的论调，认为西域就是阳刚、雄健、豪迈的代名词，似乎是男性神话和雄性激素创造了西域文明。这种奇谈怪论遮蔽了历史的真实，至少只道出了“半个西域”。现在到了还它一个真相的时候了。

我想，既然有一个太阳照耀着的西域，也一定存在一个月光笼罩下的西域。在西域粗砺、坚硬的外表下，一定藏着一个阴柔、温婉、细腻的西域，藏着一颗柔情似水的女性的心。每当我们想起那些大名鼎鼎的男性英雄的时候，同样要牢记这些美丽动人光华四射的西域女子的名字：十二木卡姆的搜集整理者阿曼尼莎罕，身上散发着沙枣花香的香妃，远嫁西域的汉家公主细君和解忧，在库车河畔治病救人的瑞典女传教士洛

维莎·恩娃尔、英国外交官夫人凯瑟琳·马嘎特尼……还有众多的无名女性：草原母亲，绿洲少女，巫婆，女阿肯，吐火罗舞女，骆驼客之妻等等。如果没有她们的哺育，西域文明将是一个残疾儿。

因此，我要说，西域有风月。它是另类的风月，独异的风月。除了神奇风景和男女情爱，“西域风月”还应包括与女性有关的更宽泛的内涵：她们的爱与恨，她们的悲伤与喜悦，她们的大地与天空，她们的创世与宿命……它不再是一个狭隘的概念，而是一种阴性色彩的人文意义上的风月。我还想进一步谈谈文化和信仰中的风月。列维·斯特劳斯在《忧郁的热带》中说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沿着男性取向发展，而佛教则是与女性、与全人类融合后的无限宁静（无性的面貌）。如此说来，西域佛教不也具备某种伟大的“风月”特征？

基于此，“西域风月”丛书的一个目的是还原一个“女性怀抱中的西域”。它以女性视角为契入点，以女性与一座城市（或一个文化区域）的关系为线索，以图文结合的方式，深入到被遮蔽的幽暗的历史中去，捡拾散佚的故事和传奇，强调对细节的挖掘，找回失去的真实和生动，让历史发出动听的回音。它不是历史专著，也不是纯文学作品，大致倾向于文化散文，而跨文体写作是它的一个特色，一种有意识的追求。它是女性的西域传奇，是从历史背后、时光深处寻求的女性启示录。

丛书的作者是清一色的女性。她们当中有诗人、小说家、在读研究生、报社编辑。她们从女性的角度和立场出发，去理解“西域风月”的深层内涵，用自己的才情和悟性对爱情、女

人、人性以及文化、宗教等基本命题作出了独到阐释和诗意描写。

她们查阅大量史料典籍，深入书中涉及的地区体验、考察、采访，全身心地投入，付出了艰辛劳动。她们消化历史和传闻中如此多晦涩、暧昧、散佚的东西，结晶为自己的所有，终于摘下五枚芬芳之果。而且在写作手法、风格等方面保持了相当大的差异性，呈现了个人风格。这是难能可贵的。她们将女性的命运、传奇与磨难作为最基本的主题去抒写，从阳性西域的深处挖掘出令人吃惊的阴柔之美。她们用自己的写作复活了另一个西域：风月的西域，女性与爱的怀抱中的西域。

我不能说这套丛书填补了多么大的空白，但它所起到的弥补和修正作用，无疑是对西域文化的一次不可忽视的贡献。

乌鲁木齐北山坡

2006年5月

目 录

卷一

怀乡者的面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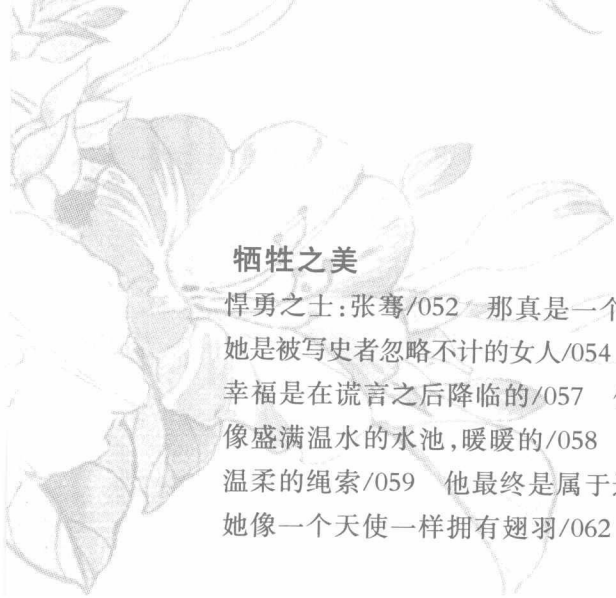
三种传说/001 她一出生就是亭亭玉立的少女/004
历史的真实与悖论/005 当灯火闪亮时我想起你/006
中亚第一美人——伊帕尔罕/007 沙枣雨点一样落下/011
在消失的家乡和寂寞的宫殿之间/014 苏黛香的守望/017
一种传说/021 我已经接近了她,并且到达/022

喀什噶尔玫瑰

所有的乐器都调好了丝弦/026
我放开歌喉歌唱艾里甫与赛乃姆/028
顶陶罐的姑娘/030 叙事长诗《艾里甫与赛乃姆》/031
柏拉图的年轻花朵/035 蝴蝶是这样的美丽/036

面纱后面

喀什噶尔人为班超塑像/040 历史的另一面/044
一个女人,迎着朔风/047
她转过脸的一瞬间/051



牺牲之美

悍勇之士:张骞/052 那真是一个令人着迷的时代/054
她是被写史者忽略不计的女人/054 她的眼睛里藏着秘密/056
幸福是在谎言之后降临的/057 他俩其实都是囚徒/058
像盛满温水的水池,暖暖的/058 他在向远方眺望/059
温柔的绳索/059 他最终是属于远方的/060
她像一个天使一样拥有翊羽/062 张骞青史留名/063

阴性的河流

美玉是这条河流的宝贝/065
玉龙喀什河——有关历史的一种叙述/066 河流的传说/069
打开和田某一个古代的夜晚/070 玉龙喀什河最后的秘密/072

高原的隐秘

站在帕米尔高原的门槛/073 羯盘陀国王与唐玄奘/075
塔吉克人的传说由此叙说/076 风雪高原最大的隐秘/081

慕士塔格之天上人间

白色雪山的王/083 花儿是天真的、美丽的,但又是脆弱的/084
伊甸园存在的证据/085 慕士塔格之天上人间/088
我只是想要一朵花/089 神和人其实一样都需要梦境/089

丝绸的叙事

古墓上一缕飘飘欲飞的蔓草/092 危险的美感/094
丝绸是天国的衣料/095 神话般的丝绸/095 丝绸的旅行/097

丝绸,紧贴在劳累的民族和人心之中/097 丝绸的秘密/098
西域历史上一个最美丽的小偷/100 传说与史实/101
一条漫卷着红光的丝绸缓缓铺展/103

卷二

十二个月亮

叶尔羌旧有城/105 时间在她的脚铃下响动/106
叶尔羌汗国最年轻的王/110 一个不同寻常之夜/112
音乐的魔法/116 女性单薄而尖利的叫声/119
像十二个月亮照亮每个人的心田/120
十二木卡姆是王冠上的饰品/124 从零度出发的意义/128

智者的背影

银色的小箭头指向乌帕尔/131 喀什噶尔的多事之秋/132
我走遍了突厥人所有的村庄和草原/136 完成自己的梦想/137
麻赫穆德·喀什噶里并未走远/141

神祇的声音

有关哈斯·哈吉甫的文献记录/145
时间赐予他们不朽的生活/146 四个人物与一个故事/148
吐曼河献出了自己的秘密/151 生命好比清风,一闪即逝/158

你以永恒之物的完美姿态

圣者的一个传说/161 《玛纳斯》是柯尔克孜族隐秘的文化/161
我给你赠送洁白的丝绸请珍惜/167 完美的睡眠/170



关于居素甫·玛玛依的几次史诗演唱活动(口述)/172
看,这个像史诗一样老的人/174 你以永恒之物的完美姿态/179

卷三

中国花园的女主人

《一千零一夜》的迷人情调/182 一个悖论/183
秦尼巴克——“中国花园”/185
马继业与凯瑟琳·马嘎特尼的天涯之旅/186
斯坦因描述的一个细节/192 城市之声/193
戴安娜的身体历险/199 喀什噶尔城墙就是一种情结/204
路过喀什的一条手工艺街/205
历史的喧哗正是为了自身的沉寂/209

洪荒之花

一个瑞典女人/212 瑞典和中亚有某种悠久联系/213
天空和湖水中流泻着杀戮的血污/214 悲怆的大火/217
洪荒之花——写给布丽吉塔的一首诗/222
而春天的气息确实已围拢而来/224
来到叶尔羌城的第一位瑞典女士/226 回家的路有多远/228
雷纳特与两幅地图之争/230 三个异教徒/230
她的悲伤传染给另一个女人/231

后 记

洪荒之花已经开了/232



怀乡者的面容

她是乾隆的宠妃，生于1734年。维吾尔族，世居叶尔羌河流域。文艺作品中描述的遍体生香的——香妃。其实，她有没有名字，是否又被人称作伊帕尔罕、容妃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她和古老的喀什一起诞生了。她先是一个浑身散发异香的少女，后来又长成一个眉头紧锁的深患怀乡病的妇人。当那一丝丝若有若无的沙枣花的香气隔着久远的年代吹来的时候，我凭借一些古老的野史、传说及绘画认出了她。

她有时让我感到陌生。有时又令我熟悉。



三种传说

关于香妃的传说，最离奇而且流传最广的有三种。

一种传说就是：

某夜，清乾隆皇帝梦见一位来自西域、跨骑黄龙的仙女，手捧镶金白玉天印，口嚼铜枝银叶金瓣花，腾香雾驾彩云来到乾隆皇帝面前，自称奉真主之命嫁于陛下为妃。乾隆皇帝喜不自禁，顿时笑醒，马上派人速往西域寻访。寻妃人马到了喀什噶尔，当地维吾尔族百姓蜂拥前去围观。领队大臣坐在马背上四处张望时，只见一位维吾尔族少女坐在一截土墙上，如跨骑黄龙。而左手捧着盛满酸奶的土陶碗，不正是镶金白玉天印？口嚼的沙枣

花，不正是铜枝银叶金瓣花？而这一切正与皇上梦中所见暗合。真是天遂人愿啊！

随即，这位维吾尔族少女被寻妃的人马带回京城，带到了乾隆皇帝面前。

这位身披红色轻纱、半遮面颊的维吾尔族少女的脸上，一双清澈、深邃无比的眼睛又惊又怕地望着体态老朽的乾隆皇帝。特别是这位少女浑身散发出浓郁的似檀非檀的异香，一下子浸透了乾隆皇帝的五脏六腑，使乾隆皇帝心猿纵羁，意马脱缰。乾隆做了26年的皇帝，尽管后宫佳丽三千，但像眼前这样的骨里透香的女人还是第一次见。

乾隆皇帝大喜过望，封她为香妃，对她倍加恩宠爱恋。自此，“香娘娘”的美名便不胫而走。传说，香妃后因不服京城水土，又思乡念亲心切，被送归故里省亲，途经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因病去世。当地人为之立祠祭奠，之后又护灵扶柩长途跋涉回归喀什噶尔安葬。

另一类故事则说，香妃本是当年发动“大小霍加之乱”的小霍加霍集占的妻子，天生体有异香且姿态妙曼，令乾隆皇帝垂涎已久。当清朝决意征服天山以南之前，乾隆皇帝曾召定边将军兆惠面谕：另必生俘霍集占之妻送来京城。“大小霍加之乱”平定之后，霍集占之妻被送来京城。乾隆皇帝一睹芳颜便如痴如醉，立即封为香妃，欲行百年之好。可香妃怀念故乡与亲人，执意不从，并身怀利刃以死相抗，乾隆只好作罢，并盼其回心转意。皇太后闻讯后大怒，乘乾隆外巡之际，召来香妃，以毒酒赐其一死。香妃早已不堪忍受“俘虏”之辱和樊笼之苦，欣然接受。乾隆回宫后见其香消玉殒，哀伤不已，下令运尸返乡，以妃礼安葬于喀什噶尔。

第三种传说是：乾隆是一位和隋炀帝一样贪淫好色的皇帝。尽管后宫佳丽三千，但他仍色目四张。当香妃入宫的那一刻，从



当这两个身着艾得莱丝绸的维吾尔族姑娘从黄昏的街巷中走过去时，整个街道上都洋溢着十二木卡姆的韵律。

她身上散发出来的似桂非桂，似麝非麝的香味，一下子浸透了乾隆皇帝的五脏六腑。从此，乾隆皇帝“三宫六院”的后宫佳丽再也听不到乾隆皇帝的脚步声，妃子们的龙戏凤熏被都变成孤枕冷衾了。

自从乾隆皇帝整日泡在香妃宫里以后，日子一长，受冷落的妃子们十分嫉恨，纷纷向太后告状，说香妃身上能散发出一股子香气，这种香气就是妖气，会使男人们得软骨病。她用这种妖气把皇帝给吸住了。

太后听信了妃子们的谗言以后，为了圣躯安全和大清江山的长久，乘乾隆皇帝外巡之际，将香妃赐死。

她一出生就是亭亭玉立的少女

以上这三种传说,我比较喜欢第一个。因为较之于其他两种传说,它比较著名。当我以今天的目光来理解那古代的、已逝的一切时,也会怀疑那历史的真实,会对它提出质询。但是你看,当奉皇帝之命从京城不远千里来喀什寻妃的大臣们,站在烟尘弥漫的中亚名城——古喀什噶尔街头时,目睹了一位维吾尔族少女非凡的美。

她——伊帕尔罕,斜骑在一堵厚厚的土墙上,目光顾盼流转,姿容妙曼。那斑驳的被日光和月光浸透的土墙上留下了时间的光斑。

她全神贯注地望着人群拥杂的热闹处,又像望着遥远处,全然不顾寻妃大臣们向她投来惊喜万分的目光,以至于当她薄如蝉翼的衣衫从肩头上滑落下来时,对将要改变的命运,也浑然不觉。

她脸上的表情——在她被包裹着散发出浓郁花香的身体之外,堆砌起一个精神的形体。所有的美都在她身上形成极致:古远、神秘。

她一出生就是亭亭玉立的少女,一下子跨出了婴儿和小女孩的阶段,那哭哭啼啼和唧唧喳喳。她永远都处于这个动人的年龄。

史传:香妃进宫后一直被乾隆宠爱,活到53岁病故。但我宁可一厢情愿地确信,第一种传说中香妃入宫后不久,因不服京城的水土以及怀有深深的思乡病,她那顾盼流转的眼眸逐渐黯淡。在被送回故乡喀什噶尔省亲的途中,患病去世——而不是在重门深锁的皇宫里鸡皮鹤发、丑陋地老死。

现在,骑在高头大马上的寻妃大臣向她慢慢走过来了,一阵



当那一丝丝若有若无的沙枣花的香气隔着久远的年代吹来的时候，我凭借一些古老的野史、传说及绘画认出了她。

香妃 李钢雕塑



带着浓郁花香的热风挟着尘土从她凝白的脸上吹过。以后的一切又模糊了——好像她并没有确切的以后，只有这个时刻……

历史的真实与悖论

我一直是一个容易被细节打动的人。我在想，百年过后，人间的传说何以把一个女人美好而远古的美流传至今？

我们不可能对古代有所亲历。

历史就像人一样，有着遗忘的特性，也有着容易变形的特性。但，历史仍需要众多的口来传诵。那么，我们将对一切真实都予以怀疑——因为，古代的真实恐怕我们永远也不知道了。

传说香妃回到宫中，整日闷闷不乐，幻想着能回到自己的故乡。

传说之一，乾隆欲和她行百年之好，但香妃身怀利刃以死抗

争,乾隆只好作罢。这个说法,我予以否认。

香妃不可能身怀利刃向乾隆相抗:懂一点清宫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,皇帝在选好陪他入寝的妃子后,都要让人把她的全身认真地洗上几遍,然后装入一个布袋,由太监肩扛入宫。

在如此严密的人宫程序中,香妃又怎么能“身怀利刃”呢?

当然,以上的两则故事,仅仅是传说而已。从清末至民国年间,内地的文人曾以这类主题写出了大量的野史小说和戏剧。流传之广,影响之大,已完全掩盖了香妃的本来面目。

比如,当眼下历史剧戏说之风蔓延时,香妃(伊帕尔罕)也被剧作家以顺应时代的要求,塑造成了一个英雄人物。

那是1999年冬天,我从新疆南部小镇来到首府乌鲁木齐工作。

在一个飘雪的晚上,恰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豫剧团创排的大型历史剧《英武香妃》在乌鲁木齐市公演。当地的一个朋友怕我独自在家寂寞,邀我去看。

我在一种不解中试图努力接近这个“英武香妃”。

这部历史剧主要描写了清代乾隆年间,乾隆为视察兆惠将军平叛情况,假扮马贩来疆。途中与送情报的伊帕尔罕(香妃)相遇,结下了真正的爱情。

从豫剧本身来看,这部戏故事情节起伏跌宕,演员唱腔优美。但看到香妃被塑造成这个样子,我感到极度的陌生和不适。

因为,在我的想象当中,她是一位在历史的烟尘中被遮蔽着的、愁苦的、怀乡者的面容。

而我也正在一步步接近这个女人。

当灯火闪亮时我想起你

当灯火闪亮时我想起你,你这个浑身散发出隐秘花香的异